

2下

章

錦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局

書



玄德進位漢
中王



龐令名抬觀決死戰

關雲
長刮骨
療毒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前文之決水者二曹操之決泗水以滄下邳決漳河以滄冀州是也後文之決水者一關公之決湘江以滄七軍是也獨此卷於涪水之決則欲決而不能決遂不果決有前之二實不可無此之一虛有此之一虛然後又有後之一實文字有虛實相生之法不意天然有此等妙事以助成此等妙文

觀於龐統之死而知荊州之所以失關公之所以亡也何也龐統不死則收川之事委之龐統而孔明可以不離荊州縱使撫川之事託之孔明而荊州又可轉付龐統雖有呂蒙陸遜何所施其詭計哉故凡荊州之失與關公之亡不關於呂蒙之多智陸遜之能謀而特由於龐統之死耳然則謂孔明之哭龐統卽為關公哭也可卽為荊州哭也可

甚矣躁進之心不可不戒而人已猜嫌之情不可不戒也龐統未死之時星為之告變矣馬又為之告變矣而統乃疑孔明之忌己欲功名之速立遂使鳳兮鳳兮反不如鴻飛冥冥足以避弋人之害嗚呼雖曰天也豈非人哉

孔明隆中決策之語其曰外結孫權所謂東和孫權也其曰然後中原可圖所謂北拒曹操也其告關公卽以此耳况孫夫人在而孫劉暫合孫夫人去而孫劉遂

離孫既與劉離必將北與操合。濡須之戰權不致書於備以求援而獨致書於操以解兵便有與操連和之機矣。孫與劉離不足憂而曹與孫合則大可懼。苟但知此拒曹操而不知東和孫權其又何能拒操也耶。

翼德生平有快事數端。前乎此者鞭督郵矣。罵呂布矣。喝長坂矣。奪阿斗矣。然前數事之勇不若擒嚴顏之智也。擒嚴顏之智又不若釋嚴顏之尤智也。未遇孔明之前則勇有餘而智不足。既遇孔明之後則勇有餘而智亦有餘。蓋一入孔明薰陶而莽氣化焉。驕氣亦化焉。勇不可學而智可學。翼德之勇固其素有而其智則孔明教之云。

嚴將軍頭本未常斷而有斷頭將軍一語遂使千古傳為美談。文天祥正氣歌曰為嚴將軍頭而元人弔天祥詩亦曰忠如蜀將斬顏時。竟似嚴將軍曾真斷頭也者可見人雖不死不可以畏死。雖不必不生不可以貪生。

人但知樹林中過去之張飛是假不知大寨中跌足大叫之張飛亦是假。後之張飛是以假張飛扮作真張飛。前之張飛是以真張飛扮作假張飛。後之以假為假固奇前之以真為假尤奇。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義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忤觸劉璋被璋髡為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

65
19
美從何而來。美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妙在不即說明故作此驚人之語法正忙報

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美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魏延、黃

忠在彼。美曰：為將之道，豈可不知地利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

之一人無可逃也。合意之計玄德大悟。彭美曰：「星在西方，太白臨于此地，當有不吉之

事，切宜慎之。」○信決水一事，將下落風坡事。方曉地理，便又說天文。玄德即拜彭美為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

心巡警，以防決水。○不消移營妙甚。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到來，互相通報，却

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

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

著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合意第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

軍殺來。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

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款待彭美。忽荆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

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荆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

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

「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

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彭美之言早與孔明相合

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荆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

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

此士元不

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大乙數已知星在

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

統亦算

亦占天文見太白臨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

已應凶兆矣

只因自己心熱却查在姓冷的身上

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

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

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

照應

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

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為先鋒取南

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

俱作畫中人

玄德曰吾自

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

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

覺來猶自臂疼此行莫非不佳

玄德以伏龍圖為左右手士元乃其右手也

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

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

夢是夢書是書不

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

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

主公之心

前只肚裏尋思今只口中說出

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

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

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揪將下來

又是一預兆

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

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

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說出死字又是一個預兆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又是一個預兆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璝聽知折了冷苞遂與眾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為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的虛教了玄德白馬送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抬頭見兩山狹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百忙中又夾此間筆正合文夕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卧龍為孔明之指落鳳坡為士元之終前後遙相對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

古峴相連紫翠堆

士元有宅傍山隈

兒童慣識呼鳩曲

閭巷曾聞展驥才

預計三分平刻削

長驅萬里獨徘徊

誰知天狗流星墜

不使將軍衣錦回

先是東南有童謠云

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繞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

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

又與紫虛上人語相應○荆州之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西之謠曰蜀道通時只有龍前之龍應君後之龍應在臣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

回奈山路狹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

慌

魏延不死者不幸也而士元獨不得遂天幸惜哉

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

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

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

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

將黃忠也

前是魏延兩擒令苞此是黃忠兩救魏延一卷之中又是相對

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瓚引

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

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瓚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

回涪關

鳳凰死龍亦安固

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

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

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白馬賊士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

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

哭不已

接應之歇是悲生鳳立德之哭是悲死鳳

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

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荆州請諸葛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

聞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立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立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荆

州請軍師去

為後文關公守荆州伏筆

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荆州來立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却說孔

明在荆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

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

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

只因天上一狗失却人間一星

太白

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

曰今吾主喪一臂矣

與立德之夢相應

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

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

立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

本為渡鶴佳期却為落鳳忌日

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

不去

西川失了一龍鳳換了一龍

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荆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

中雖不明為其人吾已知其意了

在下書人身上藏

乃將立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荆州

托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賞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

重任

立德差關平之意在孔明口中說出妙

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

又將前卷中事一提

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

之

荆州去一龍止留一虎

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著

印曰這千條都在將軍身上

御書之至

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

與龐統說死

孔明

見雲長說个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

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

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曰倘曹操孫權又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

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

未得西川而荆州之失已兆於此

吾有八个字將軍軍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

八个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

只重東和孫權一向八个字

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麋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

輔佐雲長同守荆州

自六十回中玄德入川之後便與雲長不復相見今自此卷中孔明入川之後亦不得復與雲長相見讀書至此為之慨然

一面親自統兵入川

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雒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

一路

又撥一

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

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

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為書記

此處補叙蔣琬來思殊不費力

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

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

為嚴顏

於路戒

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

早會雒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

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

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

隱隱又是

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

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

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立德入川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

可謂老識

後聞立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

兵來

兩軍對壘

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

富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

又將四十二回中事一提

今只宜

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

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

也

以昔日張飛度之

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

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曰匹夫怎

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却放回

寨

寫嚴顏如此觸怒張飛愈見下文義釋之奇

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

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眾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

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

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

與黃忠射關公盔纓前後相對

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

只老匹夫我親自食你肉

寫張飛如此心愈怒愈見下文義釋之奇

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

原來那座城子是个山城周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

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

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

至此已暮

張飛在寨

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眾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

束停停當當在寨中等候廝殺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欲引嚴顏領

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出來小軍一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

又

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

張飛此時不減

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

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已在張飛寨中當日諸軍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

顏老匹夫枉氣殺我此是昔日張飛真面目却是今日張飛假腔調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

日打探得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

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

便滿寨告報衆人探細小軍聽得只个消息盡回城中報來與嚴顏大喜曰我算定

只匹夫忍耐不得能料其粗不能料其細能料其不能料其精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

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誰知反中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

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

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

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

前橫矛躍馬悄悄引軍前進讀者至此正不知張飛如何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

發嚴顏看得分曉得見者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

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為首一員大將豹頭環

眼燕頤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忽然有兩張飛好生作怪讀者至此幾疑是西遊記身外身法矣四下裏鑼聲大震

眾將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一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

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縈生擒過來擲於地下眾軍向前用索綁縛住

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此處方纔叙明絕妙用筆料道嚴顏擊鼓為號張飛却教鳴金為號金

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

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硬飛怒目咬

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為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

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二語儘為千古義氣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

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喝退左右親解其縛

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

豪傑之士也此處出人意料不但嚴顏所不料讀者亦所不料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

白髮居西蜀

清名震大邦

忠心如皎日

浩氣捲長江

寧可斷頭死

安能屈膝降

巴州年老將

天下更無雙

又有讚張飛詩曰

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伏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為報願施大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

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張任設伏以害龐統孔明亦設伏以捉張任同一伏也而張任則在山坡孔明則在山岸張任則在林木孔明則在蘆葦張任以強弓硬弩孔明以長槍砍刀張任之伏止一處孔明之伏不止一處張任意在射殺孔明意在活捉又有甚不同者則孔明之用兵為獨奇

立德獲張任正當為龐統報讐而不忍殺之而欲降之何哉蓋欲資其才以為用耳章邯射殺項梁而項羽折箭以誓之朱鮪譖殺劉繡而光武指河而誓之天下未定不敢懷怨以待人也且勿論其遠者曹操不記殺典韋之怨而納張繡孫權不記殺凌操之怨而納甘寧亦此意也乃立德欲任降而任終不肯降若張任者則真斷頭將軍矣

楊阜之為韋康報讐義也而其攻馬超以助曹操則非義也馬騰兩番受詔兩番討賊固漢之忠臣也其子之欲雪父恨則孝承父志而討國賊則忠奉一欺君罔上之曹操而攻一忠孝之馬超以超為賊而不知操之為賊故楊阜之義君子無取焉

或曰楊阜之助操以算馬超與陳登之助操以算呂布將毋同乎子曰不同馬超孝子也呂布無父之人也且登之助操在許田射鹿之前爾時衣帶詔未發也董貴人未死也魏公未稱九錫未加也操之逆未露而惡未彰則其挾天子以令諸侯者陳登信而助之無怪也至於阜而衣帶詔發矣董貴人死矣魏公已稱九錫已加矣操為國賊則助國賊者亦賊楊阜其何說之辭五虎將中關張趙黃皆大將才也若馬超則可為戰將而不可為大將其殺韋康屠百姓不得謂之仁矣其不疑楊阜不得謂之智矣前既惑於曹操而攻韓遂後復歸於張魯而拒立德此其識見當在四人之下

人謂姜叙之母同於太史慈之母慈之母勉其子以報孔融叙之母勉其子以報韋康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姜敘之母異於徐庶之母庶之母知操之為賊敘之母不知討操者之非賊而助操者之為賊此則其可惜者也人謂趙昂之妻異於呂布之妻布之妻阻其夫之出戰昂之妻勵其夫以起兵此則其可嘉者也我謂

趙昂之妻同於劉表之妻表之妻背劉備而從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昂之妻助曹操以攻馬超身幸免於死而亦致其子於死此又其可惜者也雖然郭嘉程昱等輩天下所稱智謀之士猶然不明順逆而何論於婦人哉尚論者於楊氏王氏可勿譏云

此卷自孔明捉張任之後便當接馬超攻葭萌之事而馬超攻葭萌由於張魯遣馬超張魯遣馬超由於馬超投張魯馬超投張魯則又由於楊阜破馬超夫楊阜之與劉璋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尋原委遂忽然夾敘隴西一段文字却與五十九回之末遙遙相接此等敘事宜求之左傳史記之中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至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

無數降將軍

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

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曾廝殺

一場

省事亦筆○以下接過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立德都教會聚雒城立德與眾

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

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

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

上段寫立德此又寫黃忠

立德從之教黃忠引兵

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趕報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

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

若孔明未便罷攻城雒城便不見

孔明之妙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

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

指麾攻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

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

前射白馬將是射者假玄德今出雒城門是宋身真玄德

城內盡撥民兵

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

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

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

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

讀至此為一嚇

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

山路一軍衝出

讀至此又為一嚇

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

每于接笋處故作驚人之筆

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

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

張將軍宋得笑兀宋得湊巧不如不見義釋嚴顏之妙

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

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尚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

由得他

玄德曰山路險

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

不是義釋一人却是智收諸郡

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

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

之

為己降者獎又為未降者勸

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

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

了

不從黃魏一邊敘來却在劉張一邊聽得省筆之法

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

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

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

本部軍馬前來投降

嚴顏之後又見兩個降將軍

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

中疑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

告急

雖城求救於成都便為成都求救於漢中張本

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引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

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

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呐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

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遠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

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

黃忠魏延捉張任不得張飛亦捉張任不得方見下文孔明之妙

正沒奈何只見一隊

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槍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

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

趙雲此來亦未得安元來得來巧與上文張飛來法一樣筆墨

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

時已與主公相見也。

法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回寨

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

不向孔明一邊殺出用筆之妙

孔明驚問曰如何得

先到立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

吳懿見立德立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

各是一個降將軍

立德大喜親解其縛

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瑣張任劉瑣不打緊

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

又備吳懿口中寫張任正是為孔明

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

問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遠河看了一遍回到

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可以埋伏。

金雁橋可為落

鳳坡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戔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

敗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去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

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折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為之勢使張

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

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而已此處詳敘在前又是一樣筆法

調遣已定孔明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瑣守城自與卓膺為

前後二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

妙在不整不齊

不過金雁橋

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中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擁遙指張任曰曹操

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惟沒用的人最會說大話不但張

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

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

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折斷了

過橋折橋何今日孔明之多也一笑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不五

六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戮黃忠一軍伏在蘆葦

裏用長刀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為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

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眾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

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降將軍○首降之法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

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

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

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不肯降是受其害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

斬之以全其名張任倒是不肯降是受其害後人有詩讚曰

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

玄德感數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發亂統而反葬之所以此次日令

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

劉瓚在城中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開門投降

降將軍却斷他人之頭以宋降

又是一個

者乃武陽人張翼也

魏明帝

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

前惟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

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

先得外

撫外即處

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

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已破蜀中危矣

主公欲以仁義服眾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

直之言甚善便令寫書遣人逕往成都

前法正致書於玄德致不過來今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

雒城已陷劉璋慌聚眾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

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

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

擊之備可擒也

亦以手左車

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

保全之計

劉璋雖聞亦有仁心然從來有仁心者每吃虧每失事為之一嘆

正議聞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

書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差結好荊州不意主公左右未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荊州眷念舊情不忘

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

劉璋遂不聽鄭度之言又不即

從法正之言猶豫不決正是袁紹劉表一流人

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保舉南陽人姓李名嚴

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

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

今有與所讎仇而主欲結其仇以攻和者也

親既受仇而欲仇反變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

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

羌兵攻打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

因劉璋求救於漢中本該接敘張魯却放下張魯接入馬超蓋為馬超投奔張魯張魯遣馬超之由也此等敘事如連山斷岸

法通真龍門

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

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璋求救於張魯兩相映襯淵不得曹

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

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拜投

馬超

韋康出降與後文劉璋出降兩相映襯

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

留一人

馬超殺韋康而失州郡之心正是相反

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

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

馬超用楊阜與後文立德用劉巴黃權又相類而相反

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為軍官

此時一似真降者

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箇月假歸葬某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

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

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

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厯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

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楊阜忠報其主當與許貢之客相拚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

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

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雄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

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為內應方知所屬二人不是真偽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

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個女丈夫可

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

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吾想子

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不失者趙昂是也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

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又一個女丈夫可

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厯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

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眾當以夫人為主帥以趙昂為偏將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興兵舉

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厯城來姜敘楊阜引兵

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與馬超在潼關時正相睦射○敘與阜以中表兄弟而相援備與璋以同宗兄弟而相攻為之一笑大罵超曰叛君

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

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關

聞刺斜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

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

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箇剝將下來超氣塞胸

幾乎墜下馬來殺了韋康一家出子兩方反了兩人苦不緊拒耳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

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

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

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謂殺於室而作色於市也至姜敘

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姜敘又送了尹奉趙昂全

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尹超又送了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曉應次日夏侯淵大

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到二十里前面一軍排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

齒而恨拍馬挺槍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等七人皆

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阜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

龐德馬岱六七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各分守

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

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操之忠臣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遷往漢

中投張魯

此處方接漢中

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

以女招超為壻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招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宜可以女與

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壻之議

張魯欲壻馬超而不果與袁術欲壻呂布而不遂前後遙遙相對

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

有殺楊柏之意

為從文殺楊柏之意

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

為後文楊松謂馬超伏筆

正值劉璋

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

唇齒四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

州與孫權接劉備而欲以荆州九郡為酬一實一虛又相映射

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閭

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

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正是

方看真主來西蜀

又見精兵出漢中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古香直主來西溪

又見詩文

未暇入且其集且香丁亥年

不本願子一終五福主

未暇入且其集且香丁亥年

園結白隱重直主公

外太喜暇隱重直主公

香園西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香結東田香結東田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孫權與劉表為讐。言劉璋亦與張魯為讐。黃權之求救于漢中。如魯肅之弔喪于江夏。所謂同舟遇風。吳越可以相濟者也。然玄德助仲謀。而張魯不能助季玉。何哉。蓋孫與劉非操之所能間也。璋與魯則孔明之所能間也。然使張魯不用楊松。雖有間亦不能入。則非孔明之間之。乃張魯之自間之也。

蔡瑁在荊州。而劉備不能安其身。楊松在漢中。而馬超亦不能安其身。是則同矣。然備之依表。欲以拒曹。超之歸魯。乃欲攻備。則超之智異于備也。我方欲討國賊。而伐其同心討賊之人。我方欲報父讐。而伐其與父同事之友。超其忘衣帶詔之事乎。不獨內有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為勢之所不能縱。使內無楊松。而欲立功于葭萌。亦為理之所不可。

關公之欲與馬超比試。非真欲與之比試也。欲借此以壓服其心耳。漢高初見英布。而倨傲跣跽。以折之。恐其驕。則不為我用耳。馬超新降。其視川中諸將。無出我右。將不免于自矜。得孔明一書。方知翼德之上。又有絕倫超群如關公者。而超之驕氣折矣。關公見書而笑曰。孔明知吾心。孔明其知此心哉。

玄德當奔走流離之時。而不忍棄百姓。而一得西川。乃欲以民田賞功。是不可無。

子龍之諫也。子龍愛民，所以愛國。愛國則不復愛家。前于取桂陽之時，不以妻子動其心。今于入川之後，不以田宅累其念，有古大臣之風焉。豈獨一名將之才，足以盡之于子產之言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凡子產之用猛，正其善于用寬也。孔明之治蜀，其得此意乎？法行而知恩，即猛以濟寬之道。玄德以孔明為水，而當其治蜀，則又不為水而為火矣。曹操徙劉琮于青州，而殺其母子；劉備遷劉璋于公安，而歸其財物，則備與操異矣。劉備寬以撫蜀，而收之以恩，諸葛嚴以治蜀，而繩之以法，則亮又與備異矣。蓋我與敵，取其反敵以暴我，以仁敵以急我，以緩以相反為能者也。君與相，取其相濟。君以仁相以義，君以柔相以剛，以相濟為用者也。不相反則無以相勝，不相濟則亦無以相成。却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忘了重承義狀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卧病不能行，留于漢中。為後文歸曹操張本張魯令楊柏監軍。正是冤家撞着對頭人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涪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前既在劉璋一邊寫來，此又在玄德一邊聽得是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料劉璋如見可謂知彼知己不一日，人

傳劉璋不肯還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

玄德一邊聽得作兩段寫妙甚

孔明曰可速

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

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

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

便有愛李嚴之意

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

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谷出奇兵以勝之黃忠

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

山谷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頭喚曰公如不降兩下

已伏強弩欲與我龐士元報讐矣

姓張的射死了却將着姓李的真是張冠李戴

李嚴忙下馬卸甲投降

又是一個降將軍

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

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不疑李嚴便是待之甚厚處

嚴入綿竹城對費觀

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

又是一個降將軍

玄德入綿竹商

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

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

張魯

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

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

教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

寫得張飛如畫

孔明佯作

不聞

妙

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

為後文關公比武處伏一筆

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照應二十回中事豈愁馬超一

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

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橋大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照應五十四回中事非等閒之比。

雲長且未必能勝。總用反激妙甚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你肯

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為後子龍守綿竹伏筆

魏延曰。某亦願往。添了一手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

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

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

迎之。魏延與馬岱先作一個破題與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

回馬走。馬岱趕至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馬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

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

曰。汝是何人。先通名姓。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

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翼德在此。振得一張通名軍帖馬岱大

怒曰。汝馬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

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前軍中軍後軍勾三次到飛遂不

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

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闕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裡馬超縱馬提槍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在玄德眼中極寫一馬超玄德嘆

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

又在玄德口中補寫一馬超

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

避其銳氣闕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

西地錦急動了急三槍

三五番

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

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

關上軍馬陸續出來張飛挺槍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累世公

侯豈識村野匹夫

又被馬超一教

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

一四一果殺得

有奸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

連翼德都讚在內

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

寫第一張飛次交鋒

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

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關百餘合兩個

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

寫第二

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

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裡肯休大叫曰誓死

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可點火把安排夜戰

好關與好飲一般虎卜其書又卜其夜

馬超亦

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槍出陣來

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大家立誓可

兩軍呐喊點起

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

大叫曰：「走那裡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

銅鎚在手，紐回身，覷着張飛便打來。古戰計：捨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銅鎚

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

弓搭箭，回射馬超，却閃過二將各自回陣。一鎚一箭，借作收科。不然射戰个不住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

以仁義待人，不施誹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杜會假人情。馬超聞言，親自斷

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

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綿

竹。我星夜來此。」綿竹之守，借孔明口中說出，省筆之甚。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

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

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選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於張魯云：「吾於劉璋爭

西川，是與汝報讐，言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寧王。」劉璋許以地，孔明許以爵，二者不可得兼，舍地而取

爵可也。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

乾、費金珠從小路選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

張魯。陳言方便。全是金珠在魯，此說話。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楊松曰：「備

大漢皇叔，正合保奏。」不是皇叔保得，而金珠可以保得。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

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

未有奸臣在內而夫將能立功於外者

張魯又遣人去喚

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

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王與父報讐不肯臣於漢中

全是金珠說話

張魯聞之問計於楊

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

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

出下三個難題目馬超時節不到如何作文

一面教張衛點軍把守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

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

金珠之物極是善變

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

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

這等有用

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

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

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

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

按第

玄德召

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

故歸我

照應前文

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

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

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

往說馬超歸降若何

李恢來得湊巧恰好做了孔明替身

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

慨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入得孔明的耳方慨行至超寨先使

人通姓名馬超曰吾知李慨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

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慨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慨曰汝來為何

慨曰特來作說客蔣幹一見周瑜辯明不是說客李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

通便請試劍慨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

先以危言動之妙在即借他題目發揮超曰吾有何禍慨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

譽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

讐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

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李慨言語當得金珠用一字一金一字一珠矣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慨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

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李慨舌劍可以退敵下之劍慨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

而歸之公之尊人曾與皇叔約共討賊照應二十回中事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

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斬之方雪破將首級共慨一同上關來降玄德

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

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

暖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款待馬超

喫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

張飛顯過本事却用趙雲顯本事與馬超看

馬超亦驚倍加敬重

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

獻

子龍以兩顆人頭為安席之敬馬超更欲以一鹿城為進見之禮

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

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

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

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

或執迷吾先攻城矣

好一個請來的教星

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

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錢帛

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

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忠厚為無用之別名非忠厚之無用忠厚而不精明之為無用也劉璋失

仁而不智耳眾人間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

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彗星聚於蜀郡

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況一載之前小兒謠云若要喫新飯須待先主來

為立德稱帝伏筆

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

譙周慣說天文後來勸後主出降即此人也權巴欲殺之亦不

過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前不聽挂城之王累今却哭蜀城之許靖亦遲矣

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

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旁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秦宓後漢以舌解難吳使於北處先露圭角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

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

親貴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淚曰非吾不行仁義

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玄德定語然古來以此三字解說者多矣如重耳之殺懷公小白之殺子糾唐太宗之殺建成元吉皆是也兄弟之變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

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

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

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漢高之封雍齒故劉巴即此意也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不獨收二人之心正欲收眾人之心二人

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

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王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

仁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一個做好一個做惡定是兩害皆當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

領振威將軍印綬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玄德遷劉璋於公安與馬良接連劉璋於青州正是一謀算計但即日起行

一則殺之于路一則善送之去為不同耳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願為前部將軍

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即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義為營中司馬劉巴

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羸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

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推

用先封新降之臣然能封舊日之臣皆是立德權變處諸葛亮為軍師關雲長為益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

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

孫乾簡雍麋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

武官員盡皆陞賞諸臣勞苦功高至此方纔受封良是不易遣使賞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

一千疋賜與雲長既賞西川從征之將並念荆州留守之臣益不有留守則從征不能成功是西川之取雲長亦與有力也其餘官將給賜有差殺牛宰

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既收士心又結民心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

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

心方定不宜奪之為私賞也蓋何強賢民開宅以自牙為患猜忌之主故然今于龍遇玄德不嫌市恩于民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

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

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

仁德之高祖約法是刑新國用輕典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

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寔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孔明治蜀是刑私國用重典法正拜服

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

之德睚眦皆之怨無不報復二句內包看無數事請省筆之甚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

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為之輔翼遂翻然興辦不可復制今奈

何禁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

繼劉璋而用猛是猛以濟寬過法正而用寬是寬以濟猛

法正聞之亦自斂戢行

而知恩恩行而亦知法矣

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敘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

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

事

不必有此言不可無此言

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

書回之

孔明已會其意

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

荆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

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不過黥布彭越之徒

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今公受任荆州不為不重

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真知我心也

正欲孔明將自己推高以壓服孟起耳非喜其譽已也

將書遍示賓客遂無

入川之意

以下接過西川荆州兩邊接敘東吳一邊

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

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

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

玄德方覺得來不想討債的便來

張昭曰吳中方安不可

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

西蜀方開新日月

東吳又索舊山川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關公不屑屑與東吳較量你我。只將大漢二字壓倒東吳。此其讀春秋得力處也。呂布之對曹操曰。漢家疆土。人人有分。惟其無父。所以無君。關公之對諸葛瑾曰。大漢疆土。豈可妄以尺寸與人。惟其能為人臣。所以能為人弟。

玄德之就婚。妙在授計而往。關公之赴會。又妙在不消授計。玄德之就婚而歸。妙在不別而行。關公之赴會而歸。又妙在公然而別。張遼之請關公。妙在屢請方來。魯肅之請關公。又妙在一請便來。關公之別曹操。妙在不勞他送。關公之別魯肅。又妙在偏要他送。前日之五關斬將。妙在攔擋不佳。今日之扁舟江上。又妙在無人攔擋。前日之獨行千里。妙在來得明白。去得明白。今日之單刀赴會。又妙在來得軒昂。去得軒昂。讀書至此。而歎公之往來。自得旁若無人。豈但在一時為然。豈但在一國為然哉。直將獨往。獨來於天地古今之中耳。

觀曹操杖殺母后一事。天翻地覆。真前史之所絕無。而僅見者矣。或為之解曰。獻帝為高帝後身。伏后為呂后後身。曹操為韓信後身。曹操女為戚姬後身。華歆為趙王如意後身。嗚呼。其然耶。其不然耶。

以名士如華歆而助操為惡。至於如此之甚。原其初不過為榮利之心。未忘耳。拾金而觀之。利未忘也。見乘軒者而視之。榮未忘也。止此貪榮慕利之心。遂成其黨。

惡助虐之心。管幼安之割席分坐。殆逆料其後與。

或謂管寧坐卧一樓。足不履地。以地為魏地也。獨不思樓非魏地之樓乎。予曰不然。賢人君子。特借此以自明其高尚之志耳。文丞相詩曰。或為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而綱目亦書曰。漢管寧卒於魏。誠以清操如管寧。有非魏之所得有者也。若以樓為魏之樓。則箕山亦為唐之山。潁水亦為虞之水。首陽之薇亦為周之薇矣。以國戚害國戚者何進也。以國戚薦國戚者伏完也。以宦官害國戚者張讓也。以宦官助國戚者穆順也。以國戚謀國戚而勝。以國戚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不勝。以宦官謀國戚而勝。以宦官與國戚共謀。權臣而亦不勝。然則權臣之惡。其更甚於宦官國戚乎。然立曹貴人為皇后。則操亦居然國丈矣。不亦居然國舅矣。王莽以國戚而為權臣。操與不則又以權臣而為國戚矣。國戚不足懼。以權臣為之。則可懼。權臣已足懼。權臣而又使之為國戚。則更可懼。魏之篡漢。又何疑焉。

荀彧以操之加九錫而死。荀攸以操之稱魏王而死。君子惜其不死於殺董妃之時。以為死之已晚也。然猶幸其能死於弑伏后之前。以為死之未晚也。夫殺董妃則加九錫。稱魏王之漸也。稱魏王則弑伏后之本也。弑伏后則篡國之機也。乃加九錫則董昭勸之。稱魏王則王綰贊之。弑伏后則華歆助之。是或與攸之為人。其猶有賢於董昭王綰華歆者耶。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在於吳

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

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奪不得阿斗却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子以牽制劉備却借孔明之兄以牽制孔明權曰諸葛瑾乃誠寔君

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掩耳盜鈴權從之召諸葛瑾老小廬監在

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第四次索荊州○係人本是魯肅文書上原無諸葛瑾名字今全真而使瑾又是推班出色不數日到了成都

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為何孔明曰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

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

聲大哭老寔人何處得此急淚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

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

了兄既哭弟亦便應一兄一弟俱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

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劉玄德老小已被騙去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

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前番只是借今番却要賴矣孔明哭拜於地妙曰

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

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救玄德從難人妙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

三個人都是裝腔做勢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

與他借債的先還一半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

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

玄德又自做好人

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

了孔明登途還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

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

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

提出大漢二字錦嚴義正

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

後文使伊籍知會關公便聽了此時只有諸葛瑾來使知是孔明之計

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

不還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謫計如何騙得我過

玄德孔明知之而不言却被關公一口說破

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

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

關平與關公亦似約會一觀

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

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

可哥却為兄弟所弄

瑾只得再見玄德

哭告雲長欲殺之事

前是假哭此是真哭

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答吾取了東

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

取了西川又等東川極似今人賴債的最會回債

瑾不得已只得

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

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

子瑜是定心人不像兄弟非覺

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

何

不曾完租便要管業

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

殺只是不肯寫手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

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時每看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

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

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中人

沒法勉強生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

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

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塞外臨江亭上。只有借債請中人的如修

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入荊州，叩見

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明日

便來赴宴。」想請帖上定寫翌日候教恕乏人進汝可先回使，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

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

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怕討債不吃酒吾來日獨駕小舟，只

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杜寫關公神威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

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杜寫關公細賦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刀之中，矢石交

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群鼠乎？」下戰書且不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

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

蘭相如無縛難之力於澠池會上觀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公乃合

矣一人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准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

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准備先准備候客的却說使

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

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炮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只須庭後伏

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

一隻船來稍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顯出一個大關字來寫得情景如畫今日漢軍刀赴會者

未必能如此寫生也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

漢各跨腰刀一口儒雅之極英雄之極在魯肅眼中看來加倍出奇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

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

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

得毋失信乎不是請吃酒却是討債了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似周瑜對肅曰吾主只區

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前說空

還此說關公不肯還語又通近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

今足下復來索地耶只略略答他二句妙在略而不詳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慮極將

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隳

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此將立德與雲長曰：

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玄德推關公又推玄德，關公對諸葛瑾之詞，嚴對魯肅之詞，皆合說。肅曰：某聞

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託乎？此又生在雲雲長未及

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魯一語

是好伴，當便有他起身之意。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執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

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妙在借周倉作一收料。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

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我赴宴，莫提起荊州

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說得不激不迫，魯

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益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

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關公把臂不獨魯肅，使二將寒心。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

肅作別。肅如痴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難得請來，忽然放去，魯肅此時如有所失。後人有詩讚關公曰：

「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平欺。當平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渑池。」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申報主公，起兵與

雲長決戰。」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

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下文曹兵竟不曾來，忽於此處借作一項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

合肥濡須以拒曹操

以上按下東吳一邊以下專敘曹操一邊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林上書

諫操書略曰

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頓長江之濱倘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明公詳察焉

曹操覽之遂罷南征

前次虛言南征竟似特為荆州作援

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

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為魏王

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

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

荀攸知之憂憤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荀或諫九錫已晚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矣

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

前事

荀攸知之憂憤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徐云通未必因荀攸之諫而遂止也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

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

衛君所謂政由

帝出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我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

不爾願垂恩相捨

語極軟又似極剛

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

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

書一封密與父圖之

天子血詔尚且無成
皇后手書又復何用

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

朕與汝皆休矣

照應二十
三回中事

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

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

穆順與張瓚同
忠相去天壤

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

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

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

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

國賊是好國賊
官亦是好官

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

髮中潛出禁宮

帶中詔髮中書
前後連遞相對

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

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

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内外夾攻庶可有濟

董承義狀上止有劉備
人今又欲添出一孫權

順曰皇丈可作

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

順

何不口傳又要
回書不密之甚

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

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裡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

害憂國疾欲
求醫國手耳

操曰召得醫

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

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

冠履倒置之時
宜其帽之倒也

操心疑令左右

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時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

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

穆

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拏下

並承

事泄得遁伏完事泄得快前後又自不同

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却慮

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却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

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

人索取王璽而出

故於收皇后璽其不收傳璽者幾希矣

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

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掀后頭髮拖出

曹操

搜移順之髮華歆揪皇后之髮其罪皆難堪髮

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

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文名向與邴原管孟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

頭邴原為龍腹管孟為龍尾

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歆之行兇則是虎頭若論若論歆之為舉爪牙則是狗頭馬頭矣

一日孟與歆共種園蔬鋤

地見金孟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

手雖擲下心上好生捨不得若非管孟看見必其袖而藏之矣

又一日孟與歆同坐

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孟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

今之龜策當貴人者比比皆是

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

頭尾不復相連

後來管孟避居遼東常帶白帽

坐卧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

歆出而孟不出是又見頭不見尾

而歆乃先事孫權後事曹操至此

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

百忙中忽接發華歆生平極似聞華却不是聞華

後人有詩歎華歆曰

華歆當日進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孟曰

遼東傳有管孟樓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

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庇一甲士擁后而去

帝提胸大慟見却慮在側帝曰却公謂天下豈有是事乎哭倒在地却慮令左右扶

帝入宮華歆拏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

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讀至此令人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之當晚將

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

也後人有詩嘆曰

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后忠義欲何如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

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

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皇上后可以殺得皇后亦有何禁國文可以殺得國文亦有何貴而操猶以女為后已為國文耶羣下莫敢有言此時曹

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

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

卧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

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卧堂

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逆臣手下偏有忠臣為之嘆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

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三十四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振逍遙津

操以許褚為忠臣是賊臣亦愛忠臣也操以楊松為賊臣是賊臣亦惡賊臣也然但以褚之助已者為忠猶未為知忠臣能以松之助我者為賊則真能惡賊臣矣夫賊而即見惡於賊亦何樂而為賊以賊而亦知賊之可惡復奈何而自為賊哉龐德之背馬超而從曹操猶不至如楊阜之攻馬超以助曹操也而君子以為無異不惟無異且有甚焉凡阜之所以涕泗縱橫必欲破馬超而後快者不過以韋康之見殺耳阜為康之參軍而為康報讐至於如此之激德為馬騰家將而乃甘心事一殺馬騰之曹操是獨何心哉君子曰龐德於是乎不及楊阜

操之得龐而不望蜀蘇子瞻以為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斯固然矣然操之懷懼者三前以初破袁紹之衆遠行疲敝跋涉江河致有赤壁之敗今以初平張魯之衆歷險阻越山川不恤其勞而用之安能料其必勝乎一可懼也使荊州會合東吳而乘虛北伐將奈之何二可懼也且心畏孔明之才向以博望新野最爾之城猶能焚我師而挫我銳況今有西川之地而欲與之抗衡三可懼也操寔有此三懼而假託知足以為辭此奸雄欺人之語耳

孫劉之分荊州非孫劉之分之而曹操分之也何也曹操不下東川則荊州不可

得而分也。前此之許分而不果分，非關公之阻之而孔明阻之也。何也？伊籍不至，荊州則荊州又不可得而分也。交割三郡，但有諸葛瑾來，而無蜀中之使命，偕之以來。關公已知孔明之佯許矣。若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以伊籍一至，關公即便交割耶？

兵有遲則得速則失者，郭嘉之定遼東是也。兵有速則得遲則失者，呂蒙之取皖城是也。城有戰則失，不戰則不失者，曹洪之守潼關是也。城有戰則能守，不戰則不能守者，張遼之守合肥是也。或遲或速，或戰或不戰，用兵之道，變動不拘，可當孫之十三篇讀。

金雁橋之斷，孔明以此擒張任，小師橋之斷，張遼不能擒孫權，非張遼之拙於人謀，而寔孫權之邀有天幸也。君子於檀溪之奔，知成都之景歷有歸於逍遙津之晚，亦知秣陵之王氣有驗。

却說曹操興兵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

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衡商議退敵之策。

何不使鬼衛卒當之

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个寨柵，迎敵曹兵。兄在

漢中，多撥糧草應付。

米賊盜患米之不足

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即日起程。軍馬到

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

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

郃急上得馬四下裡大兵擁入曹兵大敗

曹兵第一次敗

退見曹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

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須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

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即引軍回寨謂

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

入魏且如此之懼又何心入蜀耶早為後文不欲攻蜀伏下一筆

許褚曰

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

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

初進便有退心

言未

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

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

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

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

曹兵第二次又敗

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

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提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

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

前欲退是真退此時退是假退

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以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

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

否

寔不可追趕

若楊昂欲得楊任曹操未必得勝

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

若楊任止得楊昂曹操亦不能勝

楊昂

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

前孔明借箭時有江中大霧今曹兵破敵

時有山中大霧前有賊兵無賊者下文敘事情景而賊已在其中矣

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

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

但聞人語不見人形但聞馬嘶不見馬到抵得一篇大霧賦

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

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回開門納之

互相錯認妙

曹軍一

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

火在霧中則為霧

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

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出路奔回南鄭楊昂

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

若非大霧曹操亦未必能勝

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

下夾攻四面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著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

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走回去了曹操遂得陽

平關并諸寨

若非張衛無用曹操亦未必能勝

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已

逃走了却推在別人身上

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

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

一楊任何能為

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

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

哨探正迎著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

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

來被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

兩個姓楊的都死了只刺一個姓楊的去送東川也

曹操知夏侯淵斬了

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

張魯此時何不修書三封以告天地鬼神乎

關公曰某保一

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關公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

川龐德卧病不曾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

在關口口中補照五十六回中事

張魯大喜即召龐

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

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

應應五十八回中事

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

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關使其力乏然後擒之

徐晃事楊奉而操欲得之龐德事嚴

魯而操又得之一則使人往說一則命將緩關前後遙遙相對

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

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

誇龐德好武藝

在諸將口中誇獎武藝云頭為下文戰關公伏筆

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

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

於張魯便可圖矣

前玄德欲得馬超孔明想若楊松今曹操欲得龐德賈詡亦想若楊松之貪者聞於外而曹操不知其計

操曰何由得入南鄭詡曰來

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寅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

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

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

秦以五羊皮換百里奚今操以一金甲換了龐德

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

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

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

曹操既棄甲又棄糧，德為欲得龐德耳，而寨既劫，則糧仍

是我糧，松可殺則甲仍是我甲矣。

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

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提備，只得上

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

作已雜到城中，迎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為

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

見金甲，信不獨楊松為然也。

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

公，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

一陣。

偏是受賄人專要務人受賄。

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

若非張魯不明曹月操亦必不能勝。

圍圍苦諫。張魯曰：「你來日

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

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

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

此時猶是涓橋之心。

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

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

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

此時志却涓橋矣。

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

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寔。

事有弄假成真而使人竟信為寔者，往往如此。

次日，曹操三

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

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

與鄭度勸劉璋一謀意也。

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未定。衛曰：「只

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

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

與劉璋不敵燒沿水之糧正相彷彿

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

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

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

全甲只要換龐德不想直換了漢中

操得書親

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

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以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

能斬張松張魯到臨信楊松魯之暗比璋尤甚關國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

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納

賄賂之於人甚矣哉

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

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拜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

未賊終以未得免

封魯為鎮南

將軍關國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

祭酒師君之名至此一換

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

與殺董卓一般決舉

後人有詩嘆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

漢中益州搖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

一言取蜀之利

曹操嘆

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

初畏山川險峻得蜀已出望外借知是而止兵亦是夫賊與語

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

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

不可犯矣

一言不取蜀之害

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以上按下曹操一邊以下接敘西川一邊

却說

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

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肥懼孫權也今

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

前是假割三郡此時方做真割

遣舌辨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

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

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

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是明明思弄險計

然後入吳到林陵來見孫權先通

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

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

說得圓通

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

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

前以玄德容身為辭今又以關公容身為辭總是活脫話

今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

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即還荊州全土

有此一說又為後文呂蒙襲荊州張本

權曰汝且歸

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

此謀雖然如此今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肥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

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

此時關公並不作便則知前次之不肯乃是默會孔明意也

屯兵於陸口

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

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肥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

攻合肥

操之病張魯以錢糧為重蒙之攻皖城意亦然

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將欽藩璋為合

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不來

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孫權親冒矢石皆為蜀中所使權回寨

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登雲梯造虹

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

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此類是也

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孟手執鐵鍊冒矢石而上甘孟可謂拔登

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

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肥不出呂蒙所料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

軍重賞呂蒙甘孟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遜甘孟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

起甘孟殺父之讐照應三十人回中事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

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孟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

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

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典劉備劉琦筵前看諸將舞劍又是

一棍

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到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

光景

人休念舊讐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

寫凌統真是李子

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

取合肥三軍盡發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

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

合肥木匣與南郡錦囊遺書相對

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

肥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教將帖

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為破我必

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

有以守為守者有以戰為守者以戰為守張遼之言是也

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

吳有甘凌不睦魏有張李不睦彼此互相對照

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

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

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

指揮張遼大喜曰既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

先斷小師橋

與孔明斷金雁橋一樣方法

吾與樂文謙擊之

曹操只教二人出戰一人堅守今却三人俱出可見行軍用兵貴通機變不可拘執也

李典領命自

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為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

合肥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

進詐敗而走

張遼本說兩人誘敵一人埋伏今却用一人誘敵兩人埋伏又是變化不拘

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

隊聽得軍前得勝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

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

讀至此為孫權一急

凌統手下

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言未畢

張遼引二十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拆丈餘並無一

片板續至此又為孫權一急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將馬退後再放馬向

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與玄德相離

馬應然相對後人有詩曰

的盧當日跳檀溪又見吳侯敗合肥退後著鞭馳駿騎逍遙津上玉龍飛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玄德檀溪之舟是出水登岸孫權逍遙津之走又舍陸從舟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宜

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吳人此時逍遙不得道遙津做了懼恐

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槍殺到橋邊橋已拆斷遼河而逃凌統不能越橋

而孫權能越可見權之資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宜皆死然天幸也稱帝已兆於此

命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小兒便害怕大人原不必害怕大人

眾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

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按孫權以下再敘曹操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

兵進攻恐合肥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眾

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準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

合肥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

為後文
張本

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來正是

鐵騎甫能平隴右

旌旄又復指江南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盃戲曹操

魯連一矢為人解紛不若甘寧一矢為己解怨我能解我怨不待他人為之解紛也廉頗怒藺相如相如讓之而廉頗之怒平賈復怒寇恂寇恂讓之而賈復之怒平若凌統殺父之讐是非一讓之所能平矣故甘寧之讓凌統不難而救凌統難蓋以讐讓讐不足奇而以讐救讐乃足為讐之深感耳

荀攸諫操稱王而能暫寢稱王之舉崔琰諫操稱王而不能復遏稱王之謀然君子以為琰之賢過於攸何也攸與或初既黨操而繼乃規操初不知有漢而繼乃復知有漢是失之於始而正之於終者也若崔琰則無助賊之計惟有罵賊之節故尚論者當以攸為魏之謀士而以琰為漢之忠臣

袁譚袁尚異母兄弟也劉琦劉琮亦異母兄弟也紹與表惟愛後妻故欲立其所出其弱少子也以溺婦人故也若曹操則不然丕與植皆為卞氏之所生而操獨以才愛植是為子之才不才起見非為母之愛不愛起見夫溺婦人之心不可得而奪而不溺婦人之意則可得而回此賈詡之諫所以入也當曹操之稱魏王立世子江東請和孫權納貢之後正志得意滿之時也威無不加權無不遂其勢力

足以刑人辱人屠人族人而忽遇一無可如何之左慈刑之不得辱之不得屠之不得族之亦不得而於是奸雄之威畏奸雄之權沮奸雄之勢詘奸雄之力盡矣且有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之語於極鬧熱中早笑其銷滅不啻於秦長脚之遇風魔令讀者快之

曹操之遇左慈與孫策之遇于吉彷彿相似而寔有大不同者于吉非來謁孫策左慈特來謁曹操是于吉無意而左慈有心于吉不敢犯孫策左慈敢於侮曹操是于吉沒趣而左慈有胆于吉索命左慈不索命是于吉死而左慈不死孫策殺一于吉便處處見有于吉曹操殺了無數左慈却不見有一個左慈是于吉不能空而左慈能空于吉未得為仙若左慈之仙則真仙耳但當空諸所有不當寔諸所無左慈其借空柑點化曹操乎漢家簫鼓魏國山河不轉盼而夕陽流水吳宮花草晉代衣冠曾幾時而幽徑荒邱漢也魏也吳也晉也殆無一非空者也知過去之為空即知現前之亦是空脫手而後空即入手之時亦未始不空操若能知此意則王位可以不貪乘輿可以不僭而漢祚可以不竊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

張昭屢次以不戰為主此番却有肥氣

權乃問帳下曰

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

千人足矣

為上文餘波

甘孟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

競起來

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

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著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

凌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孟見凌統回

即告權曰孟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

一可當百則百可當萬

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孟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

甘孟回到寨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喫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

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

或破敵而後飲或先飲酒以壯膽皆妙

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孟見衆

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為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孟作

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

南人本是無用教之則有用

甘孟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

白鵝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為號

前為錦帽戰今又為鵝翎軍兵

都披甲上馬飛奔曹操寨邊拔開鹿角大

喊一聲殺入寨中遇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

相似不能得進

既寫甘孟有胆又寫曹操能軍

甘孟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

相擾亂那甘孟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著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

能止吳兒夜哭甘孟能使其軍夜驚二孫聲勢

甘孟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校兵來接應甘

孟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

鼙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劍直貫曹軍寨盡說甘孟虎將才

甘孟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殺聲大震

鼓笛之聲此銅鈴響時又是一樣氣色孫權自來迎接甘孟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孟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

賊驚駭張遼小兒不若甘孟老賊非孤相捨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刃百口孟拜受訖遂分賞

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孟霸足以相敵也孟善將兵權善將將次日張遼引兵搦

戰凌統見甘孟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

孟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

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

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往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

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

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曹休明寫甘孟騎馬妙甚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凌統

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孟也凌統乃頻首拜孟曰不想公能如此垂

恩自此與甘孟結為生死之交再不為惡甘孟不是以德報怨乃是直解怨耳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乃

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

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寫曹軍甚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是聲勢

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

無用

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

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甘肅百人在黑夜徐盛數百人在白日白日更難于黑夜

董襲在船上令

衆軍擂鼓呐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將

下脚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斬下船軍士十

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

蓋不畏死而不死難不畏死而竟死有卒有不幸焉

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

衝突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

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

寫數次軍馬分頭交戰歷歷詳明一筆不亂

正見徐盛在李

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

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

彼此不能相救

前張遼所衝者橋也今許褚所衝者兵也皆善於用義

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

殺了出來到江邊不見了孫權

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

又殺入去

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

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

衝突泰到江邊

又殺出來

回頭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

又殺入去○寫周泰如生龍活虎以明事論之此是第二番就此日論之又自第三

番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

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箭透重鎧救得孫權

劫營殺主尤難○又殺出來

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

磨得此水軍

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

壞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

救主之後猶有餘勇可賞

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

救出

徐盛

出衆

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

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趕到谷口

陳武之見殺於德與祖茂之見殺於華雄前後遙遙相對

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

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

見殺於華雄前後遙遙相對

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

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隊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

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

初有甘益之計若從有陸遜之來校中間沒與有兩頭

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

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

初有甘益之計若從有陸遜之來校中間沒與有兩頭

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

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

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

臣之感君有流涕縱橫者矣君之感臣亦涕泗縱橫是君

臣相得莫有過於此者矣曰卿兩番相救

照應十五回中事

不惜性命被槍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

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

賈周泰正以勸諸將

言罷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劍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具痕一一

問之周泰具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

若欲以瘡疤換酒吃是欲飲必先痛不痛不能飲矣若能飲不能痛何以謂之痛哉乎○以此

此行酒忍痛死武臣終席無一杯相及也

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為顯耀

無數瘡疤換得一面羅蓋

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

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為上

孫曹之和和自此始孫劉之和離亦自此始

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

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

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以上按曹操操留曹仁張遼屯合肥

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琰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

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崔琰之阻魏王更烈於荀或之阻九錫而彼之阻稱王有與琰不

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或荀攸不聞其罵

而在琰能罵與二人不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于獄中後人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

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

爵為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為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上書自封之而自謙之裴

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

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征

張繡時死於宛城照應十八回中事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自稱魏王便是其子夏漢之兆

故於此處特詳敘其子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

章操欲立之為後嗣嗣王與植一母所生而操獨愛植又與表親劉表不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

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

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

今人謂劉備基業是哭成的不知曹丕帝位亦是哭來的又不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

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妙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

妙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前而意賅妙在不諫之諫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

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

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

大柑子四十餘担星夜送往鄴郡曹操以青梅餉劉備孫權以柑子饒夫臨前後映射成趣至中途挑担役夫疲困歇於

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

等挑担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眾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但是先

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鵝籠先生能使身輕今此先生能使担輕更是奇幻眾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

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烏角紫虛相射成趣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

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以前

空盒賜荀彧可謂一報還一報二笑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

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

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後

我手使已破空此是左慈變化奸雄也稱魏王國英鼎皆當作如是觀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

不醉肉食全羊不飽

萬羊丞相半酒學士皆不及矣

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

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

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

張角三人亦言受天書三卷矣然張角以此煽惑天下左慈以此點化奸雄又自不同

上卷名天遁

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若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

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

此句便是

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

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

操在銅雀臺上獨宴官曰我若解兵禍恐人謀害今若去修行他日人謀害矣

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

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

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

吉平罵之禍而罵之不若左慈之快

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拿下慈大笑

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勦勦熟睡全無痛楚

吉平之威至此全無用處

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

杖擊之威至此又無用處

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

地上面皮轉紅

先主面皮紅曹操面皮厚矣

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

日食牛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

老賊奸詐百出至此亦有無可奈何之日暢快絕地

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

左慈足穿木屐立於筵前眾官驚怪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群臣四方異物

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

龍肝又何難

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

龍肝又何難

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

龍肝一付

鮮血尚流

是假是真

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

是

慈曰即今天寒草

木枯死大

王要甚好花

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

前以水嚙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

空中有花

即是點化好雄

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

少頃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

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

慈曰此

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

既已化寔成空松江之鱸何妨自無人有

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

更

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

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

巨口細鱗鱗子亦雙腹中曾有之矣操見此魚亦記赤壁之事乎

慈曰烹松江鱸

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

得紫芽薑滿盆進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

一字不差

書在張松口中不過記聞之奇今在左慈盆內更見幻術之妙

操大疑慈取棹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

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為兩半

奇絕妙絕

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

言讀列仙傳飯可為蜂狀可化龍則杯之變焉

不足奇耳

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

除之否則必將為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

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

虎衛將軍之威至

直趕到一山中有

牧羊小童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

羊亦可名鳥角先生

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盡殺

羣羊而回

追趕左慈不上
却將羣羊出氣

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

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

紅

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

還你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

斷頭之羊既可活剖
肝之龍亦未必死

小童急欲

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正與前數步而行相對成趣

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

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內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

白藤冠青幘衣穿木屐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

操行者變化之法不
謂三國志中已有之

聞動街市

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

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箇左慈

一段而有萬殊
萬殊仍歸一處

向空招白鶴

一隻騎坐

白鶴遠飛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成趣
或謂群羊隱形或謂白鶴隱形幻甚趣甚

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

言操死
於子年

正月也早為上
十八回伏錢

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

甘寧百騎是夏金夏馬左慈百
輩是疑鬼疑神而後映射成趣

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

正是

奸雄權勢能傾國

道士仙機更異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51



線

857.4523

6546

19

v.12

舊籍